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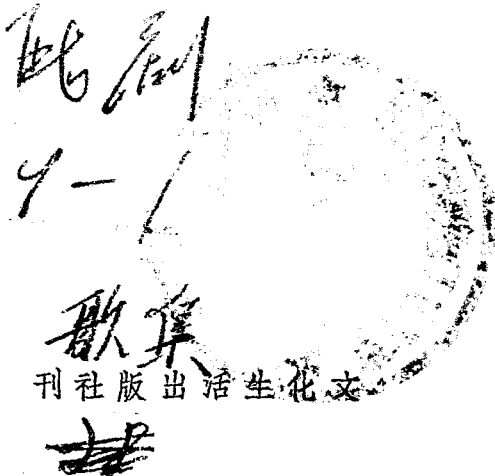
翻 譯 小 文 庫

第 一 種

過 客 之 花

亞 米 契 斯 著

巴 金 譯



72

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

圖 書 館

登記總號.....特 337

書 碼.....

贈 送 者.....

寄 存 者.....

登記民國 38 年 3 月 29 日

新 炮 手

周 潔 夫 著

東 北 書 店 印 行

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

新砲手

周潔夫

砲車在厚雪地中行進。被寒氣遮掩的星星，閃散着暗淡的微光。在新劃出的兩道深車跡後面，砲手們緊緊跟着砲車。

像別的砲手們一樣，二砲的砲手緊緊跟在二砲後邊。他們心裏燒得火熱，一砲手孫國楨把帽耳結起，一會耳朵凍麻了；放下帽耳，一會又覺燥熱難忍。三砲手周子揚渾身是汗，他渴望着報仇：他的大哥出生才三四個月，就給地主擄死；他的兄弟在德惠戰團中光榮犧牲。他現在用渴求的口氣自言自語：『這回千萬能打上才好。』

『在後方訓練兩個月啦，袖統裏是貓是虎，這回該見分曉了。』房誼章接上了話。他家七月間來人，說是家裏分到一駒多地，吃穿全不愁了。他專心學着技術，他是五砲手，又是候補二砲手。

二砲手張廣財却一直在擔心一件事情：『第一次打靶，打得準打不準呢？』

二砲的砲手們都是新手，都是一年前才參軍的翻身農民。一個多月以前，部隊進行了挖苦根的教育。這以後，他們時刻盼着打仗。在行軍中遇到困難艱苦，就咬着牙說：『這困難是蔣介石給的！』『找蔣介石算賬去！』這晚上他們連過三道陡坡，在少人走的雪道上跋了六十多里，到達目的地，每個人的棉衣棉褲全汗濕了，身體最棒的四砲手王泰和候補四砲手韓福，從褲管上絞落一灘汗水。砲手們的胸口前沿，却抹上一長溜厚霜。

二砲的砲手們進到陣地附近，飛來兩顆六〇砲彈，在他們左邊二十來步遠的地方爆炸。大個子王泰驚了一下，但立刻升起一個念頭：『我到前方來幹啥？不是爲打蔣介石來的？怕啥？』仇恨戰勝了恐懼，他貓着腰，鎮定地進入陣地。

砲手們把大衣擽在地上，拿起鐵鍬、洋鎬，開始修築工事。敵人的子溜子呼嘯着，盲目地從砲手們的頭上飛過，張廣財尋思着：『早先出勞工修道是爲日本鬼子，現在修陣地爲自己，早點修好早點打，停會叫你機槍叫不得！』

大砲拉入了工事。王泰調動架尾，把砲口對準射擊目標——高

聳的車站水塔。就在這上面，設立着敵人的觀察所。他們焦急地等待着發射的命令。

天亮了。透過晨光，能够望見水塔半腰上小玻璃窗的閃光。七點半鐘，期待的命令從中隊的指揮所發出：『榴彈——瞬發信管，目標——正前方車站水塔，瞄準點——水塔窗戶—— \times 千 \times 百，待命放——一發！』

三砲手周子揚把砲彈推進砲筒，一砲手孫國楨拉住拉火繩的一端。二排長檢查了一遍，大聲的說：『二砲好！』

『預備——放！』

第一發砲彈出膛了。現在這發砲彈打的已經不是假想敵人，而是真正的敵人，這一發砲彈寄托着砲手們復仇的渴望。然而這一發砲彈偏了。

『向右偏差五米位！』觀察所報告了彈着點的偏差，然後是『向左修正四米位』。

第二發砲彈打中水塔的左上角，冒起一陣火烟。

『向右修正一米位！』

於是第三發砲彈又帶着威脅的嘯聲飛出砲膛，一陣火烟過去，水塔正中出現一個窟窿。『打中了！』『打中了！』砲手們的心震盪了，現在真正用自己的手打擊了敵人！二砲手張廣財更加欣喜，因為在後方的時候，他一直以為自己的砲偏差五米位，經過這三發試射，他才真正掌握了這門砲的特性——向右偏差五米位。在彈藥室裏，五砲手房誼章吃力地上着信管，砲車長李國楨見他一個人供不上，過去幫助。三砲手周子揚把上了信管的砲彈塞進砲膛。敵人的機槍彈不時往二砲打來，打得砲前的防盾噹噹直響，打到彈藥室的頂棚上，把棚上的雪震落下來，碎雪掉在砲車長和五砲手的臉上，頸頸上，手上，他們仍舊專心擰着信管。砲車長在心底罵着：『媽的，掃吧，停會叫你嘗啞叭。』

水塔上的窟窿越來越多，有幾個窟窿洞穿透明，再也看不見玻璃的閃光，它們已經擊成粉末。水塔上的敵人觀察所給打跑了，指揮所傳來命令：『暫停』

房誼章擰了一會信管，手就凍了。排長要他用鉗子擰，也擰了幾個，覺着不如用手好使，把鉗子放在一邊，又用手吃力地擰起

來，現在他的手已經擰腫了。排長一發現，叫他代替二砲手工作。在後方，房誼章就常常留意二砲手的動作，一路上又不斷向張廣財請教，他早想試試自己的技術了。他滿心喜歡，拖着凍麻的腳，移到二砲手的座位上。

二砲的射擊目標從水塔轉移到水塔右邊的一個大地堡。房誼章把瞄準鏡中的十字交叉線的支點對準地堡，大聲報了個『好』！孫國楨一拉火，地堡附近升起一團淡灰的煙柱。第二發砲彈擊中地堡頂，飛起擊碎的木材和石塊。第三發更準，從正面的槍眼一直穿進地堡，小洞變成黑色的大窟窿。緊接着一連兩砲，都擊中了目標。從地堡右面的一所房子裏，衝出一股步兵，直向地堡撲去，原來我們的步兵在房子裏已經等待好一會了。

地堡上出現了紅旗。這是步兵佔領陣地的信號。房誼章在瞄準鏡中尋找別的目標，可是再沒有什麼需要砲兵摧毀的工事，一時驟脫被活捉的敵人，都逃進了彰武城。這羣初上戰場的砲手，和別的砲手們一起，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。

砲手們現在可以舒適地吸袋煙了。王泰滿意地瞅着張廣財說：

『二砲手這回不迷瞪了。真有一手。』

張廣財活潑的說：『到戰場上還能迷瞪？我把勁全用在手上，眼睛上了。』然後他用老砲手的口吻加上一句：『我還沒過上砲癡呢！』

砲手們都笑起來。掩體裏流漾着輕快的煙氣。三砲手周子揚却在這時發覺他的胳膊抬不起來了。

×

×

×

第二天晚飯後，二砲又出發參加攻打彰武城。

陣地在一個崗上。構築工事的時候，敵人的機槍彈比第一次密了。二砲砲手們的經驗也比第一次增多了。韓福、房誼章、六砲手姜貴、候補三砲手申殿祥去抬土，措土坯。王泰上後屯挑水，準備潑火口。陣地上只留下四個人輪替構築工事。他們先趕修工事的前沿，好擋住敵人的子彈。韓福和房誼章每次都指回六七塊土坯，一塊二十來斤，下崗空手，上崗滿措，他們全身淌汗，把下崗作為休息。敵人不時打過來紅色的信號彈，不到兩秒鐘，背後就跟來一串子彈。張廣財有次剛彎下腰，一顆子彈從他背上飛過，打在後面的

綑腳上；姜貴跑到火口前解繩子去揩土坯，飛來一串子彈，噹噹噹打在他頭上的防盾上。但是槍彈擋不住他們的操作，消不了他們的戰鬪熱情。他們細緻地築好工事，把砲口對準着彭武城內一家燒鍋院的紅磚大烟囪。烟囪後面是敵人的迫擊砲陣地。二砲的任務就是要壓制敵人的火力。

紅磚大烟囪旁邊有個灰色洋樓的尖三角頂，目標是顯著的。在張廣財眼中，那紅色特別刺目。

還是七點來鐘，二砲開始試射。第一發跑了，敵人打過來迫擊砲彈，機槍彈，砲口前面的雪飛濺起來。『你有千條妙計，我有一定之規。不管你砲火怎麼猛，我還是好好的瞄。』張廣財想着，修正了偏差。副教導員這時從一砲陣地過來，站在二砲陣地後面的溝中，喊了聲：『二砲把烟囪打掉！』他的話增加了砲手們的決心。

第二發砲彈碰上了烟囪，把煙囪左上角打飛了一塊。在鄰砲的轟鳴聲中，聽到副教導員喊好的聲音。孫國楨的耳朵給震得嘖嘖直響，打到防盾上的子彈也聽不大清了。他依舊保持着鎮靜，平穩地拉着火繩。

二砲砲口中連着飛出的砲彈，咬在煙囪中間，削在煙囪角上，煙囪的腰身越來越細，終於齊腰倒垮，溝裏的副教導員拍起巴掌。張廣財呼了口氣，但新的任務立即來到：要二砲射擊煙囪左側一百米處的目標，據估計那邊可能是敵人的山砲陣地。

一打上仗，三砲手周子揚的胳膊又不覺痛了，他比上次更迅速的填裝着砲彈。砲彈供給不上的時候，他幫助去上信管。煙囪一倒，副教導員一鼓掌，他尋思：『上級還是叫再打幾發吧！』聽說射擊新的目標，他趕緊又去彈藥室捧過一個砲彈。

可是並沒有馬上發射。張廣財在瞄準鏡中發現四棵小樹，正好擋住了目標。他迅速站起了掂上一把鐮刀，繞到陣地前方，一直奔到小樹近前，仰面躺在雪地上，一手抓住樹身，一手用鐮刀使勁砍割。第一棵樹剛倒，『啞哨』打過來兩顆六〇砲彈，同時在右邊不遠處爆炸。他沒有停止，用上一把勁，又割倒了第二棵，……第四棵一倒，他就跳起來貓腰跑回，子彈追着他，撲撲撲撲，在雪上打出一個個小孔。

張廣財回到自己的坐位上。二砲向新的目標發射了。

我們的砲吼鳴着，夾着敵人發射過來的稀落砲聲，指揮所的命令聽不清了。排長叫姜貴去當聯絡員。姜貴爬在稜線上，結起帽耳，豎起耳朵，聽着指揮所的口令和二砲陣地的報好聲，不讓漏去一個字，正像二砲手不漏過眼前的每一景物那樣。有一顆砲彈在他近前落下，幸虧沒有爆炸。他大聲傳達着口令，渾身發熱，忘記自己是在雪上。

在另一邊，韓福在匆忙地運輸彈藥，二十來斤重的砲彈，他兩手抱着四個，一回回往陣地裏送。『快放』的時候，韓福更忙碌了，他用鐵鍬啓開彈藥箱的蓋子，抱着砲彈進去，又急忙出來，有一次他的鐵鍬碰着一根樹杈子，樹杈子在他的左腿上刺了一下，他顧不得細看，啓開箱子，抱着砲彈送進陣地。他胸口上的汗直往下淌，跟姜貴一樣，他的臉是通紅的。

砲彈一個接一個的落入敵人陣地，敵人的山砲不作聲了。二砲依然用一分鐘五六發的速度，緊咬住敵人陣地不放。指導員跑來告訴一個消息——大家期待的消息：『咱們的步兵進城了！』隨着就是『停放』的命令。

伏在砲陣地後面的步兵後梯隊，反穿着大衣，迎着中午的陽光，從雪地上撲奔過去。現在又臨到砲手們休息的時候，韓福猛覺着左腿麻瀆瀆的，一拉褲腿，褲管裏大腿沾在一起，他猛力一扯，發現左腿肚上有個血窟窿，自然是剛才樹枝扎的，他氣憤憤的罵着。王泰却打了個呵欠說：『這回準能睡一覺了。』孫國楨憐惜地說：『要是能進城看看地堡多好！』

×

×

×

砲兵總是很難弄清楚他們的戰果，二砲的砲手們只能從步兵的口中，知道彰武城裏的地堡都打翻了，知道有一門山砲給打得稀碎。雖然不知道那門山砲是給哪一門砲打壞的，二砲的砲手們還是滿足了，因為這總是砲兵打的。雖然砲兵沒有進城，但使步兵安全地進了城。七十九師除掉死的全當了俘虜。二砲的砲手們也滿足了。

現在，經過七八天的行軍，二砲的砲口又對準了敵人——前開家台的敵人。龜縮在那裏的是新五軍的軍部，四十三師師部和一個團。

下半夜，砲口對面升起黃沙沙的缺月，敵人的機槍兇烈地迎面

射來。韓福和申殿智被派到小後方去了，別的砲手們在掩體裏面忍耐着，等待着報復的時機。

在構築工事的時候，砲手們覺着燥熱，吞吃雪團解渴。一靜下來，站在硬凍的地面上，却覺着寒冷。他們蹣跚着兩腳，盼望射擊。跟着拂曉，眼前展開一片茫茫的白霧。張廣財燥急起來，他的目標是一株樹後面的高雪堆，這目標是在晚上敵人放射三顆照明彈的時候找到的，現在樹和高雪堆都被大霧吞沒了。

攻擊的時間到了，從二砲發射出去的砲彈，好像一枚猛力擲進厚雪堆的鐵砧，也被大霧吞沒。第二發依舊找不着彈着點，打遠了還是偏差？張廣財捉摸不定。霧逐漸消淡，在第四發上，他發現彈着點冒起一股白烟，也隱約辨出冒白烟處正是指定的目標，他的心放寬了。

鄰砲震響着。二砲照準目標繼續發射。五砲手房誼章坐在秫秸上，費勁擰着信管；三砲手周子揚裝填着砲彈；一砲手孫國楨一手拉火繩，一手拉拴，讓彈殼跳到地上；每打四五發，四砲手就用洗把擦洗砲膛內的瓦斯。一切動作都照舊，但一切動作都熟練了。副

教導員又走過來，望着砲手們的合拍的動作。

霧散了。近午的陽光照到砲口上。張廣財辨清自己的目標原來是一排蓋雪的平房。在目標和陣地間，橫着廣闊平坦的雪野。

傳來『暫停』的口令。不一會，二砲手的眼前忽地出現幾個騎兵。他們衝出屯子，後面成列的跟着黃色的，白色的，灰色的人羣，羊羣似的擁擠着，奔跑着，六〇砲彈和槍彈的嘯聲密集起來。張廣財突然聽見副教導員的聲音：『敵人出來了，拉砲打！快打！』

二砲陣地的左前側是一條大道，騎兵飛快的向大道馳來。副教導員撈過一支步槍，向騎兵射擊，砲車長李國楨一腳踏上掩體，端起步槍就打。張廣財楞了一下，閃過一個念頭：『敵人要把砲奪去了，拉了一年不是白瞎了！』他嚷着『拉砲』，跑過砲身後面，孫國楨也從座位上跳下，和王泰、周子揚一起往後啞砲，房誼章趕緊丟掉信管，從彈藥室跑出，參加啞砲，一使勁，砲給拉出了陣地，王泰趕緊調動架尾，掉轉砲口，對準敵人衝出的目標。

騎兵距離只有三百來米，馬的顏色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副教導員

一槍打中一個騎兵，那傢伙一下跌倒雪上。

『目標——三百五十，敵人潰兵！……』

張廣財迅速瞄準好，用響亮而短促的聲音報了個『好！』孫國積鎮靜地拉動火繩，騎兵和砲兵間冒起一股黑烟，但是沒有炸到敵人。

距離修正了，第二發砲彈憤怒地穿進敵人的步兵羣，王泰一下跳起來高聲大嚷：『呵，呵！倒了一大片！再打！』

緊接着鄰砲也擊中了目標，敵人的散兵給打矇了，擁擠在一團，有的往前跑了兩步又退轉來，退轉來又擁向前去，儘在原地徘徊打旋。二砲的砲手們又一連放射出兩顆瞬發砲彈，一顆砲彈掀翻片敵人，雪野上增添了紅色。

從二砲側翼，衝出一股步兵，刺刀在步槍上閃爍，大衣角飛舞着，向慌亂的敵人衝去。有幾個回過頭來招呼：『別打砲了！』在別的地方也出現了我們的步兵，分成七八股兜抄過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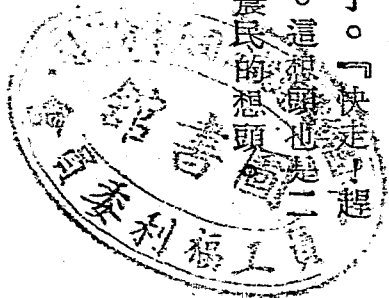
停放以後，二砲的砲手們才感覺剛才處境的危急；也驚奇自己的力量：怎麼五個人就能輕易地把大砲拉出陣地？

砲手們沒有時間多想，他們被當前的情景吸引住：當我們的步兵四方八面迫近敵人，嚇昏的敵人舉手了，繳槍了跪倒了。第一次看到敵人繳槍，而且是黑虎虎的一大片敵人，二砲的砲手們都樂得睜細眼睛，旱烟也顧不得抽了。

在歸途上，二砲的砲手們嘴唇大都乾裂。原來他們兩天沒有吃飯，喝水，儘吃炒包米，啃雪團團，上了火。可是他們依舊用乾裂的嘴唇談說着戰鬥經過，沿路打問消滅敵人和繳獲武器的數字。

第二天晚點名，指導員報告了砲手們期待的消息：

『咱們消滅了敵人一個軍部，兩個師：一九五師和四十三師！咱們苦戰了一天一晚……』指導員的話被掌聲淹沒了。『快走！趕快再打！把東北的敵人消滅完！』二砲手張廣財想。這想也是二砲手們——這羣已經經歷了三次勝利戰鬥的翻身農民想頭。



新 炮 手

著 者 周 潔 夫

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

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

經 售 者 各 地 東 北 書 店 支 店
及 東 北 書 店 分 銷 處

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

每 冊 定 價 一 〇 〇 元

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三 月 初 版 .5000。 佳

82

77722



特337

新 炮 手

1948年3月初版 佳.5000.

定價：700元

200